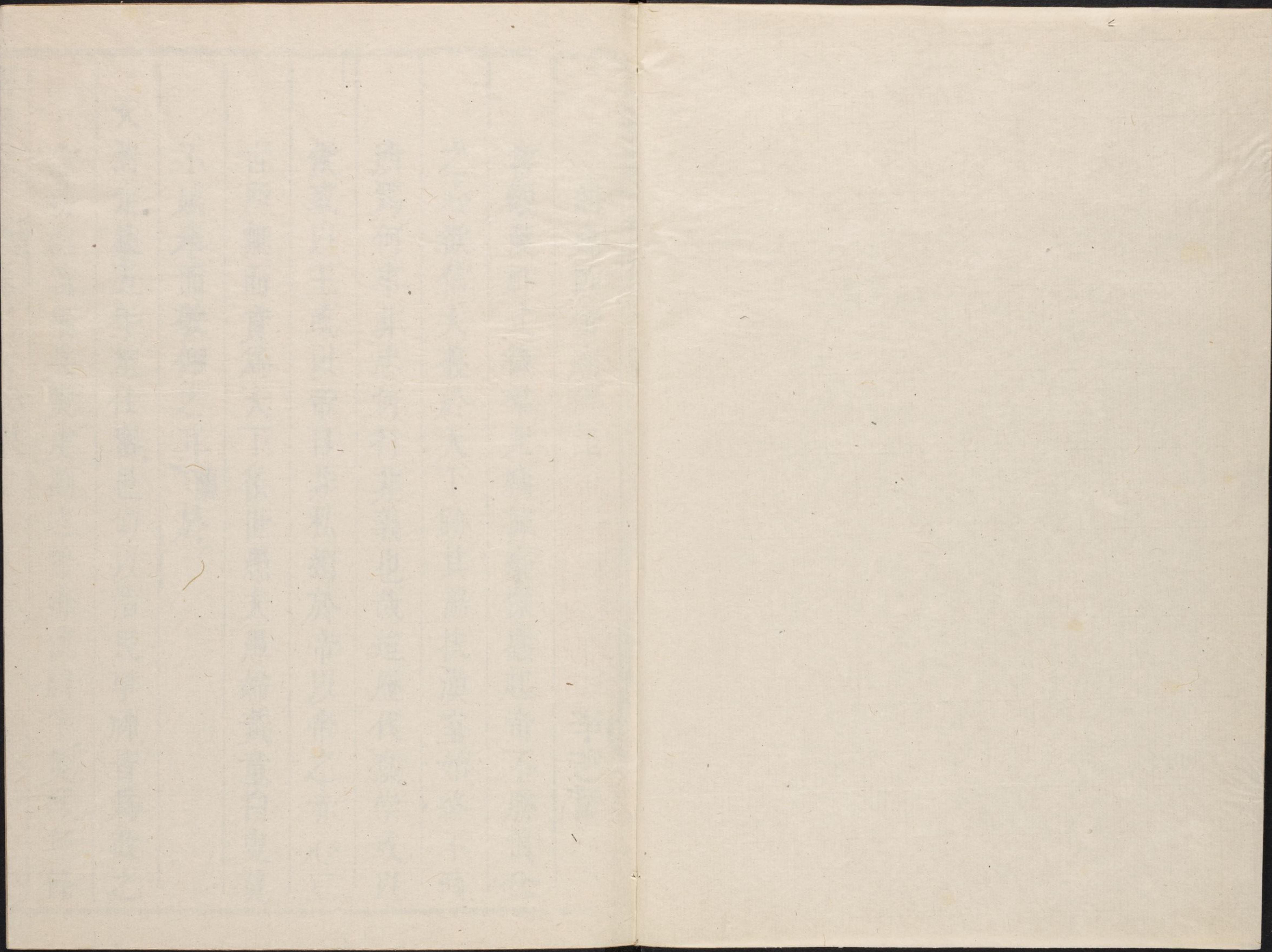


T 3145/3369.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0

4







創建關帝廟碑記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李芝

嘗觀漢祚式微羣兇竊據豪傑蠡起帝不勝憤忿  
之心欲信大義於天下跡其協扶漢室始終不渝  
所爲何事非忠何行非義也哉迨歷代褒崇或以  
侯或以王或以帝自非私媚於帝以帝之赤心亘  
古所無而實爲天下後世愚夫愚婦黃童白叟莫  
不感奉而敬仰之耳蘭於

大清定鼎五年筮仕密邑切以治民事神皆爲政之  
急務然密罹兵燹虔劉之慘毒流祠宇焚燬無餘



蘭於文廟寺觀創建修葺次第新之獨帝君廟在甕城內湫溢不稱此豈所以崇祀典而妥靈爽乎

蘭也惓惓於懷迄今五載恐瓜期邇而志莫遂焉

於壬辰秋卜地城西以城西之地襟嵩嶽帶龍巖

太魄出其東侵雲峙其北鬱鬱蔥蔥誠為一方之

勝槩遂乃捐資庀材鳩工建造大殿拜殿各三楹

左右無樂樓大門墻垣禪室逐經完備費越千金

是雖芝蘭得罄其夙願實藉庶民之協力匠作夫

爰除給工價外餘半留以勒石以明工成之難

士民咸歡踴躍未百日而工已告成

帝之威靈而蘭之慶幸也姚少長邊鄙質樸

文謹自識以俟後賢於不墜云



重建文峯塔碑記

衷鯤化

青烏氏率以建制之吉凶相恐喝儒者多信之周公卜洛定鼎於郊廓測土圭均道理卜世三十一年八百卒驗其數故學士之於龍沙膠固不破其篤信之過也世之信數者崇術信理者黜數要之見理不真爲數不精各相齟齬以互爲是非耳密治東南隅舊有浮屠數級明燬惟有基址僅存密人士往往以不利科第爲憾夫儒者以毀淫祠攻異端爲事至於以科第而又藉兆於浮屠是何其



所言之與所行者謬耶密自楚黃而外寂無有掇  
巍科名當世者是果文峯之故哉吾聞舜舉童土  
尹育空桑是未必以文峯而兆君相登巖廊也爲  
理爲數皆不可知今其人曰異地文明之象也於  
理則是矣而數未必然又其人曰卦氣之相尅於  
數則得矣而理又不必通夫必待理數之兼通而  
後爲從違則世之通理數者幾何人文峯之建從  
密志也余爲密長吏密以塔爲志余故從其志而  
建之其或磁之引鐵珀之來艸氣類感而理數符  
又何必不信其理不信其數而不爲之建耶乃因  
建治之餘材計工而築之共高二丈五尺仍塔之  
舊址歲八月竣工所以從密請也雖然要之掇巍  
科顯當世豈盡文峯之賴者乎



重修城隍廟碑記

李居易

城隍司土之神邑乘祀典首載之其神最靈而其  
事之奠於帝者與邑宰等故享厥祀潔其牲不獨  
爲雉堞之崔巍隍池之深浚也立廟棲神人敬斯  
至神固不在漠漠焉矣余來承乏觀物氣然但廟  
舍就風雨以趨殘蝕恐無以經久卽日缺漏大不  
敬用是庀材鳩工抽其椽腐者補其甃崩者鱗次  
其椽雷簷植若寢若殿若東西廡司神之增者飾  
者聖以漫而吻乃鴟者凡料若干工若干迄落成



未嘗敢害民之力與財乃酌酒奠神召父老而諭  
之日神之爲靈昭昭也常在汝諸父老日用間特  
汝諸父老以神視廟以廟事神而不知以人事神  
故神與人不相接而人乘怠氣率多羅王法櫻三  
木囚囹圄嗚呼汝諸父老曰人耶吁是神之爲也  
汝諸父老其有率子弟孝友以信義與人或而急  
公趨勸恐後者乎有之入廟必無怵於神神佑之  
其誰置爾於法凡爾起一念動一意若不孝不友  
事若不信不義事若不急公家效逋逃頑劣事  
其初動初起汝自沉吟思維將進將止者汝耶是  
神告汝耶不知神告汝爰以徇其利私懵懵然爲  
之神晦矣不戢將自焚邑宰按其罪而律之爲笞  
爲杖爲徒流爲絞辟極刑汝曰宰官耶吁是亦神  
之爲也神不神於神而神於宰官宰官不神於宰  
官而神於汝百姓之自善自慈自賞自罰嗚呼故  
立廟棲神是勸汝百姓以敬也治斯土者與神日  
接烏得不修神之廟舍以諭汝諸父老子弟若曰  
邀福於神神其享諸官之法在神是赦諸於是父



老成進而言曰向只以神視廟以廟事神而不知  
 以人事神今聳論始知官法即神也神亦人也敢  
 不載志請記於石以示後來時即命工而刻之

修德觀問道碑記

金劉文饒密縣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  
 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騮於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  
 南有大騮山大騮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  
 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騮東北有廣成廣成子隱  
 居之地大騮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其在斯乎襄  
 城西北有古觀廢基俗謂之鵬崖觀蓋遇牧馬童  
 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



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  
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  
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  
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  
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  
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  
貔貅羆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  
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舉風后力牧  
以爲相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謀

和雖云景雲之應土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  
是以廣成子於其間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以  
日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至道及其  
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闔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  
久然後蹙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  
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  
形未嘗衰衆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  
學僊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庭采首



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僊登  
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微廣成之問其殆  
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颿東望廣  
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然在耳苟卽  
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旣修之又修之而不已德  
至同乎初則廣成子之獨有黃帝之僊登將神遇  
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爲誇誕者  
邪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岩谷樂志林泉修養之外  
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念關蓮  
之跡不彰人徒以爲鵬崖之觀移而置之殊不知  
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卽其堂立黃  
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僊之像於其壁  
使人知其所由與像成求予爲記予旣爲之辨又  
告以黃帝見墳成子問答之意與黃帝所登僊之  
道使知莊氏之言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重修卓君廟碑記

翁深

密城內東北隅有卓君廟蓋漢太傅卓子康舊祠也子康曾爲密令稱循吏密人思之思之故祠之宜也歲久罹兵燹廟燬富平李君來令密攷邑乘修廢典不旁募士民獨出其俸餘鼎新之君子曰李君可謂通經博古事鬼不淫者矣禮士大夫之饗祀者有二里居以高節盛德惠澤桑梓者則祀之於其鄉服官能使教化大行著異政捍災患者則祀之於其筮仕之郡縣外是非諂則誣狄懷英



黜淫祠以千計特存四家江南躋之今漢史載子  
康新莽時託病去官者十五六年建武初徵爲太  
傅封褒德侯節可謂高矣鄉人誤認其馬轍不較  
雖學近黃老然亦人所難者密人訟其長吏不繩  
以大法而譬之人情其人慚悔而去教化大行蝗  
起河南諸郡國獨不入密境豈非紳講著與政捍  
災危者耶夫如是又何感於饗祀也耶余又嘗讀  
漢史自宣帝嚴二千石之選綜核名實得人爲盛  
然率以武健從事往往失之過察卓以長者之意

矯之不特惠密亦以救漢治之衰也如此則凡爲  
守令者皆當於此乎取則焉又何疑於李君之追  
崇之也或曰何不書太傅書褒德侯而必書君曰  
太傅天子之上公褒德者朝廷之大爵非密人之  
所敢私也且其爲密時無此官無此封也密人亦  
祀密之君而已故曰宜也嗟呼卓君往矣自漢迄  
今幾兩千年竊之人猶君之密之令猶追崇之密  
可謂不負卓君哉然皆自卓君不負密始也後之  
君於密者其亦有感於斯舉也乎丁酉十月望日



索長官廟記

梁佐

夫爲政以德嘉宣父之立言以公滅私美成王之垂訓且自古迄今天下之爲政者衆矣大則分符於侯伯小則列職於子男其有德者則民受其賜其無私者則吏不敢欺或生前留記或身後置祠其間有顯殊功彰異政事旣美於一時名必垂於千古如索長官之儔乎長官未知何代人雖祀典不載據圖經所述云昔宰是邑之日有惡獸入境爲患公乃於公介中選膽勇者一人令執牒而往



追而投之獸見啣牒而自至訟庭踞地而伏公實  
仁慈惡殺惟再三以罪呵叱而已良久捨之出境  
自是境不爲患矣噫生爲賢令伏猛虎於四郊沒  
作神明福生民於百里至今感風從之類懼舊威  
而絕傷害之虞草偃之民思遺愛而伸報祀之誠  
昔魯仲康飛蠭越境者以其異治之能召也宋叔  
庠猛虎渡江者以其善化之有感也然名位不同  
年祀相遠稽其爲政之由豈少殊哉若出處二賢  
之間無多讓也今雖神儀儼雅廊廡繕完而部衆  
且闕適有士民蔡興特啟丹誠創修七事諒難成  
於獨力願誘化於衆心於是內外相從公私咸悅  
各抽財賄共助工役十旬興作一旦告成初觀濟  
濟之容列兩楹而互對再覩耽耽之質復一德以  
獨來佐忝記之第立意無稽命辭有恥甘受黃顛  
之誚願招劉令之譏



監縣明格公去思碑

霍復謙

蓋聞三代而上民命寄之於君三代而下民命寄  
之於天然天生斯民必立君師而治教之治教之  
道何如哉當在乎慎擇夫牧民之官而已故有之  
曰六合元元之衆宅生於刺史命懸於縣令又豈  
敢諉之天也自我皇元有天下以來循厥斯道路  
府州縣添設監官一員達魯花赤是焉俾總率權  
綱親臨事務殆欲禦其僞而防其奸故也明格公  
乃天朝右族生而英俊時方妙齡曳裾王門步趨



言貌動合禮法王嘉之累欽辟爲監郡公以年弱  
固辭弗受比壯薦公朝除爲陽翟監三年治教大  
著能聲再調新鄭吏服其能民懷其德遠邁前功  
邑人因樹去思碑以示不忘其遺風善政炯然照  
人耳目至元改元來監是邑下車之初首詢民瘼  
卽移檄革去各鄉里正凡金穀賦役不擾而辦迨  
今四年民用稱善至於勸農興學無厭怠色庭無  
留訟野無閑田政聲洋溢流乎中外且密之爲縣  
亘於崇山之中曩時細民恃險爲盜其徒有練其  
屐及重其首者自公到任皆莫之敢爲而今三年  
矣二年夏邑大旱適州檄公往攝新鄭及還甘雨  
隨車而至三農歡呼歌謠載道三年夏復連月不  
雨苗將稿矣民甚憂之七月三日公率僚屬禱於  
羣神其夕大雨三日乃止是月終又有飛蝗自北  
而來壓於城郭民以爲災公卽出郊行且祝之至  
晚飛下林木澗草中平地盈尺翌日若雲烟敝空  
南飛而去大田多稼秋毫無損噫非公至誠動天  
德化妖蠶其孰能與於此哉邦人士楊用晦等狀



其事來徵文於余曰鈞屬縣有三吾監縣明格公  
先歷其二豐功盛德已載穹碑今居是邑要其德  
政優於前任獨無片石紀其偉績將何以爲後之  
牧民者勸輿論謂何子當爲我述文刻諸堅珉以  
表之母使卓索二君專美於前代是密人之願也  
余辭不獲勉述所聞以紀其實又從而爲之歌曰  
猗歟監縣系出鴻濛早登王門附鳳攀龍王奇其  
才委任特隆初試陽翟進思盡忠再調新鄭允執  
厥中三監是邑成始成終農桑殷富學校興崇  
斗不鳴囂囂屢空蝗不駐境鼠無穿墉棠陰晝  
草野春融百里熙熙伊誰之功前有卓索今有明  
公刻諸堅珉垂之無窮



法海寺石塔記

張哲

是塔工訖琢石待筆憑予故人閻子雲賓跨山千  
詞以驚其新於戲昭迷導愚佛自有書褒空頌無  
僧自有徒斯塔也物微不足增輝斯文也才輕不  
足借名但寫其因錄其形載其歲月雕其姓字而  
騰之於無窮之齡惟密法海院上首帝天二年二  
月五日夜有藉人安南郡仇知訓者忽寐中自筭  
造石塔既覺遂棄已財泊旁誘羣好共果厥勢凡  
繩準高下規模洪隘既採山以探索良珉發地以



圖集奇勢皆自知訓襟臆出所購匠氏但備磨刻  
而已二年四月二日營始八月十日先以舍利瘞  
於地室今歲二月九日休作鑿蓮經七以圍其軀  
真金像十四以實其虛雙扉乍豁僊窟匿雪短檻  
危籠星繩纏空十尋峻峙粗若躍地九疊峴嶢遠  
欵懸霄其或人恬天星清颺韻鈴陰漫地膩狂苔  
駿砌射翠飛寒太少之顏匝步攢觀汴洛之間淡  
嶺凝烟塔與同堅洧水長泉塔與爭涎不以土不  
以木惟石也剛介俾風雨朽之不速不爲宮不爲  
壇惟塔也高衆使今古仰而不殫噫人之來者  
塔遊記知功辨志則如堂之地永新佳致與他  
異特咸平四年七月十五日記



白龍潭聖水感應記

相崖山白龍潭者書史未詳聞諸父老云唐末五代始有是廟每遇歲旱禱之頗應大金承安四年自冬涉春至四月中驕陽人饑頻年旱荒今又若此權州宣武將軍完顏公石兒以清政蒙朝廷特加寵擢自唐州司侯除本州防判下車之始刻意教民興利除害姦黨遠良民安旣而歲饑谷麥踴貴公詢諸耆老云自來歲旱必以祈禱公問何處取水有以郡東武應王廟聖水應者公卽迎水



至郡凡經三七日雨意益遠一日正衣冠坐堂上  
默念之俄有一人鬢髮皎然氣宇磊落長揖坐側  
謂公曰歲旱若此禱非其神本郡栢崖山有白龍  
潭者其龍卽守護超化寺舍利寶塔之龍神也胡  
不往禱公欣然應之曰有是哉老人曰無疑公曰  
公何方人居止何處老人曰不必問後自知言訖  
而去公竊思曰此老公踞傲若此得非誕妄詢門  
吏皆對曰無公於是大驚始悟其非常人也問郡  
中有超化寺人否對曰副都綱僧福連卽超化寺  
僧召問嘗聞超化寺有舍利寶塔否曰有之又問  
栢崖山有白龍潭否曰有之公曰在寺何處曰在  
寺西南二十里許公曰有何靈異曰廟中無碑刻  
但古傳禱雨卽應備詢其詳又陳數事甚異可駭  
於是具陳前說舉衆歡呼歎未曾有卽罷武應水  
命行管城令懷遠將軍夾谷同副都綱蹶裝前詣  
栢崖山召近村耆老備詢其事所說亦同令喜謂  
副都綱曰聖境殊勝非我見聞豈得符契若此卽  
往潭側覩其岩石峭峙峯巒峻拔潭水瑩淨湛然



澄徹色如瑠璃望之悚然若不可近今日真龍神  
窟宅也整冠炷香再拜懃禱忽有大石自山頂而  
下聲若暴雷周旋屈曲落於潭中衆皆戰慄既而  
了無毫髮損傷令復再拜汲水聞雷聲殷殷發潭  
中潭水湧沸有白雲冉冉孤飛幕聖水之上令與  
衆徒步迎水至超化寺置舍利塔下禮敬達旦翼  
日同本縣官僚士庶伎樂傘蓋並本寺衆僧香花  
幢幡送至梅山之北權州躬奉官僚人等進至壇  
場且陳貝梵俄間白雲滿天驟風忽起震雷激  
大雨如繩霈然洪澍平地已逾二尺不食頃翻波  
逆浪汪洋東傾如決大河須臾霽衆皆稱賀公曰  
嘻此龍神之德令尹之功也嗚呼將稿之苗青綠  
生動變爲豐歲矣請留聖水一日精嚴敬養次日  
送還自此雨澤頻降併歲大稔白龍威神功德巍  
巍乎無得而名焉是權州心務民事獲龍神相報  
有如此者諸公謂予當紀其事示將來庶幾靈迹  
勝緣昭著無窮耳



重修報恩寺碑記

閻周民

邑之西六里有寺曰報恩創自東漢故老相傳以爲光武廼於莽兵甚亟投匿常氏常氏有行卞者貌肖光武莽兵大索常氏以卞氏詐應光武得免焉實與春秋杵臼之事同歸斯時也呼吸之間社稷以之君爲重子爲輕仁義有不容並伸者矣卒之莽賊就誅光武登帝塚常十而香火之此寺之所由設也題曰報恩蓋光武報常十代死之恩也代遠跡湮寺爲草堂僅爲衲子避風雨耳自祖刹



者入易草而瓦焉易卑而崇焉易隘而廣焉水陸  
有殿象佛有殿浸浸名利矣邇者又集鄉之崇是  
教者爲祖師殿間之三天王殿間之三雖釋子之  
能事律之居民亦肯堂肯構之子也不亦可嘉已  
乎周民未第時常與松溆黃子修業於其間旣而  
同登則斯地又吾發跡之所也人之傑當知夫地  
之靈而朝夕燈火不得不追念其人之勞也記之  
作可以累而拒乎况昔賢大悲之作浮屠之贈未  
常拒其求而反增益其不能爲之唱酬爲留衣  
常畧其名而有以諒其行也予與利也又何不可  
記乎



重修宋太師歐陽文忠公望石記

宋歐陽文忠公修葬在今開封府禹州新鄭縣界神道有碑其文眉山蘇文定轍所撰也碑作既久正統元年秋哲來官河南少傅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公謂曰宜往植焉明年夏四月哲至新鄭展敬坐視其碑石缺斷不堪立而文剝裂不可讀欲重刻之而未能因以爲公之事具諸史蘇之文行於世固不在於碑也然兆域無以識焉恐日就湮沒後之人無從知之乃僦工斲石爲小



碑立於墓前於是開封府知府黃璫禹州知州趙  
恭各捐俸貲爲助碑成題曰宋太師歐陽文忠公  
之墓庶幾可以示諸久遠夫碑之立有其自事之  
成有其人皆所宜記因敘而刻諸碑陰云

密縣重建縣治碑記

袁鯤化

古者建國置邑相土審宜雖非後世堪輿荒誕之  
說要其領袖地脈蘊藉天經則風雨社稷之司城  
郭都亭之制皆有所主持而不越故凡奉

天子命宰一邑將以和神人齊上下起彫瘵之弊開樂  
利之源其所以南面聽治之地規模方正堂階高  
朗皆所以尊

朝廷而肅大體也若夫廢久圖新自非倉猝可致必儲  
用於平時取適於一日庶幾勢會事集而不驚卽



挹彼注此不無動衆之煩而事半功倍可以告無愧於百姓卽可以告無罪於

天子耳如密縣舊治前辛巳壬午燬於寇盜之火瓦礫蕩然迫我

皇清定鼎時在綿蕞履任者取西小司代之補綴殘椽暫也而後之來者增屋踵事相循四十餘年偏隘愈甚且介在廟寺之間覘其氣象陽陷乎陰往往多不利則舊治當復亦不必智者而始決之也然或以爲傳舍也或以爲不急之土木也或以爲

動公帑不可漫爲嘗試徒損已而買怨也而余於是乎心據衆議之非獨主力建之是念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使甲當爲而遲之乙乙當爲而謝之甲是相與模稜推避而終無可爲之日矣竊聞無藉而創者難爲力也有藉而因者易爲功也取見在官舍諸材舉而移之舊址區畫丈計董役分工木料之槁朽者易之磚石之破缺者補之瓦不敷者茅之坯不及者堵之而大堂五楹捐資創構將以規匠心於捧日殫夙夜於棟隆而邑之紳衿百



姓樂義急公量輸物料總其數則其舊材者十之  
七增新材者十之三詳請各 憲卜吉齊作土木  
衆舉雖層簷鱗次不下百五十楹而每役各督一  
工則百五十楹猶一楹作耳以是不兩月而落成  
焉爰命役揀除灑掃潔牲牢祀司土禮畢肅吾冠  
帶登堂視事既退乃不禁慨然太息曰嗟乎是煥  
然一新者卽向之瓦礫蕩然之場也萍踪宦跡孰  
爲樂此以淹歲月蓋乘時則速借便則省正爲國  
家惜異日之財爲百姓惜異日之力故勞我者  
逸我者心雖後此之許我誚我俱不足問而我雖  
逸以密治還密治無輦歸艫載之嫌我卽不肯爲  
密治居功亦斷不至爲密治蒙過也亦曰尊

朝廷肅大體時事當爲則毅然爲之已爾工始於康熙  
二十四年八月訖於本年十月每一夫用不及吉  
三日炊而食者米日若干斛爲斧鑿鑿鋸之屬視  
板畚圻填丹堊之屬半二堂以次入房若干董工  
之後某某感記數日姓名勒石嵌二堂東壁庶常  
日在之無荒厥時修此姑述重建大畧以備久遠



重修通濟橋記

勒於中

橋在邑中縣治之左固衆水之匯也每淫潦暴集  
洶湧則易圯圯則鯨背伏而往來阻矣今年夏又  
丁其圯適邑大夫海岱劉公蒞政之初也公日繫  
欲修時水源未涸而且以妨農故俟之天根旣見  
之時捐俸礱石鳩工始事委命邑二尹建陽陳公  
以董其役公曰營度謀畫吾職也朝夕勤渠吾分  
也然而狐埋狐搯聊以飾成又吾懼也於是畢心  
計密綜理一磚一石皆目覩而置之不爲一時謀



而爲經久謀不閱月而告成焉闔邑僉頌曰公之  
勞公之澤也公則曰大夫勞心而吾勞力大夫施  
澤而吾布澤大夫之勞且澤者太矣敢貪爲已功  
耶遂勒珉以紀之然大夫之造密寧止此乎與利  
源勸農桑繕城堞公審編撫字而寓催科聽斷而  
凜哀矜其勞且澤固有十此者是舉也特其一班  
耳因并及之爲記

修建惠政橋碑記

韓繼文

事有作於一時而利於百世者君子以爲非嘗之  
功夫非嘗之功賢者作之愚民利焉故作於一時  
而利於百世者橋梁是也密城西郭外水流成澗  
時涸時盈舊有砌橋以濟輿徒然密之風氣發脉  
嵩高鬱紆悠長遇水則界而城郭不得受氣焉過  
峽引龍繫橋是藉然舊橋石甃相半不甚堅完時  
崇禎壬申雨漲水激齧橋傾倒邑人惋惜第經亂  
未能遽復迄今咸以爲憾我賢侯李公蒞密將四



載才兼三異善匪一端未嘗恃鉤筭而奸得未嘗  
勤敲朴而訟理未嘗工催科而賦足未嘗窮萑苻  
而盜息未嘗塵綜核務而民畏且愛卽其簿書之  
暇修舉廢墜凡境內舊蹟經兵燹圯壞者次第興  
復率以百世爲量費且不貲而民未知病此必有  
不令而行之術焉客冬乘農隙議修茲橋宵旰籌  
畫不煩士民捐金五百兩餘糧二百石庀材鳩工  
選石棄斃期垂永久又念小民食貧不使供不食  
之力量功命日朝夕給饗食仍日予贍米銀二

懸役工價銀六分時出相視以均勞逸民不  
而趨若子來工無滯留而成以不日跨海鯨鯢插  
天蟬竦投杖澗壑之上臥影波流之中惠而知政  
德不可諉已矧也玉虹西架紫氣東浮天助其靈  
地呈其瑞嶽降甫申公其首膺之矣所可異者橋  
工未興西郭水涸井不暇給公慮無以副工汲之  
用甫興工而靈泉涌出用不什一而足謂非地呈  
其瑞耶繼橋造將成又慮檻楯不備凋殘之餘苦  
難猝辦乃命李尉虔禱山靈因而掘土露石剖之



得石楯念餘章恰符規制謂非天助其靈歟由是而公正端揆式南國媲美申甫正可卜之此日矣士若民感恩無已謀勅貞珉俾文頌言以誌不朽文雖不斐不敢以言自銜於世然藉公不朽又不  
能不以言託重於世效咏棠芾以紀非常之功以  
寓百世之思云爾

創建利涉砥碑記

國朝通志

密東馬漢河邑之要衢也左通汴右通洛其有公私之迫急者遇雨則不得過行旅皆患之土木杙梁不敵水勢裹前任鳩工礱石欲以為砥惜工未半山水暴漲遂盡圯圯遂遇水潦而往來復阻矣余來茲土日擊心傷仍舊恐難經久因相形度勢于五里店之西亦馬漢河之上流也費不煩而功易成爰捐俸勸修代石于山運灰于野不月餘而工告竣命其名曰利涉砥非特所以順水性而因



地宜蓋在易之需曰利涉大川需須也飲食之道也食心資於五穀凡吾民之糴糶而往來者則利涉之次曰蠱蠱壞也凡有子之能祿於其家能幹於其父之蠱者孝子也則利涉之次曰頤頤養也觀頤自求口實是吾民之口實觀上以爲養也則利涉之次曰渙渙散也渙其邱之黨聚而不爲奸以害吾政者則利涉之與夫未濟求濟而無忤於人事不逆於天理則亦利涉之非是族也不得以利涉言以故獨於訟則有不利涉川之戒然訟之

大象曰窒惕中吉言不終訟也不終訟而爲吉卽涉亦何常不利哉馬漢孔道吾民之謀食者往來之幹家者往來之求實於上者往來之屬黨暨求濟者往來之苟知是懼而視吾石觀吾碑窒惕以息其訟焉其爲利也獨一人之利涉而已乎利涉之時義大矣哉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桂月穀

旦楚富川袁良怡撰卷八題於檜陽署中



社倉說

王 珪

中秋雨依薄草閣中讀邠風七月詩凡紀時紀物  
紀事功不外於一勤而其咨嗟警動訓率告誠於  
民情中見風俗卽於風俗中見周之所以得天下  
總隲括一預字故後來經變思治又有未雨綢繆  
託鳥言以自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僕某  
因憶自滎澤渡河來入蘭峪千山童赭雙川斷流  
蘊隆崇崇塵封車輪父老百姓走瘦日荒長中皆  
日冬無雪比受事卽陳牲幣致祈靈雨乃天心厭



棄雲不膚合者幾一百日而桑蟲而麥枯而豆無  
葉而菓蔬殞落兼以軍需河工府帖頻下我父老  
百姓雖急公輸貢而勢皇皇迫靡所騁矣設非五  
月二日雨則食既盡禾失種民之無良非挺而走  
險必驅而爲盜非鬼嘯平原必殪壅陌路庚辰辛  
巳之事殆將復覲是以賈誼治安策曰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然後之策荒於荒之日真屬無策後  
世非無義倉常平之建勸輸設備而勢格於難行  
行無濟於水火者蓋邀粟入官則勸輸難考核  
上則賑發難且鼠竊狼殘之餘春秋換易而賠補  
難甚矣朱新安社倉之法千古盡善也幸今日久  
旱而地厚其力時雨而天健其秋上而黍下而稻  
禾垂嘉實菽結重房以及麻綿蔬菓牛羊犬豕之  
屬皆繁育滋茂誠

聖天子洪福良百姓淳朴所致大有年也以一日升斗  
之積作他年不時之需侶亦易舉敬茲布告共襄  
盛事縉紳先生暨諸生父老百姓願捐輸者數十  
石可數石亦可甚之數斗數升亦無不可



社倉說

王珏

予之於密三年勸興社倉縉紳先生諸生父老子弟幸有同心積貯在倉者亦踰有二千石矣今歲豐視往歲尤爲大獲此蓋風俗淳厚不作淫巧不敢僞邪犯法上帝所降之祥也昨偶登華封樓極目睇矚不特牛羊樵牧隴歌山笛作太平景象忽乃奇雲自東南來如牛首亦如熊耳峯洞變化五色俱備鬱鬱蔥蔥輪囷離奇殆昔賢所稱爲鄉雲者非耶予不肖固爲幸值恐縉紳先生諸生父老



輦百年中難一二數也推之水旱盜賊常突出在  
意外也雖幸逢有道三登比稔然晝夜之循環何  
如寒暑之往來何如物情之轉幻又何如其亦可  
深長思矣載觀之史腐紅貫朽者漢文景也何以  
武帝比閭有仰屋之嘆粟一斗十錢縑一疋石粟  
唐貞觀爲盛開元次之迨肅代間斗粟則千錢矣  
或倍復千錢矣至以市上醉人人貧朝廷此何說  
也蓋有文景卽當有武帝有太宗元宗卽當有肅  
宗代宗亦猶之封建不得不爲郡縣井田不得  
爲阡陌也鄉舉里選不得不爲制科文章二統五  
行不得不爲忠敬質文也况乎賤之微貴貴之微  
賤如貨殖傳所云又其不得不然者乎若是今日  
之粟賤同沙土者未必他日不貴重金玉也范文  
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亦  
可以深長思矣縉紳先生諸生父老子弟其復如  
例也幸甚



型俗恒言

並序

衷鯤化

豫省宅九州之中風淳俗厚素甲天下故古來敦  
倫教崇實行中正狷潔之士載之簡編者不可勝  
述迨其後人心不古習尚日漓始於一方浸淫漸  
廣其果風會之莫可挽乎抑亦司教者未講於正  
本清源之道也至密本巖邑余恭膺

簡命臨蒞茲土於今凡七年矣其於愛養之原日夕咨  
警常以閭閻不克登衽席爲懼然愛而不懲治旣  
流於姑息養而不教法必至於廢弛故於



聖諭十六條躬親講究外仍諭鄉耆里老於所屬村鎮  
轉相勸導亦既匪朝伊夕矣猶慮爾等習聞雖久  
躬行未實或入愧二親出傷同氣或居心詐僞處  
世虛浮或反常而嗜利逐食而瞽淫勢必於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之事視爲泛常日迷不悟有玷風  
化莫此爲甚在窮簷單弱之氓賦性椎魯志慮期  
於溫飽形體勞於耕織繩之禮法雖未盡合猶未  
過甚至於族大枝繁逸居無教其子弟往往以卑  
傲尊以幼凌長不修細節遂踰大閑甚至假污穢

事誣詐之情不流言以遂懷私之計縱情滅性

日長月滋冥蹈匪彛之行而不知甘罹法網之誅

而不顧吁可畏也夫王化起於閨門刁風實足害

治余於此輩無良何難治以三尺然撫字爲念未

忍誅鋤故立八則以著勸懲刊布四方用彰鑒誠

抑又思之人卽不肖有不敬祖宗者乎夫敬之斯

畏之矣余卽其敬畏之良開以自新之路爾各保

中有宗族繁衍者許立家廟一所置高曾位號於

中擇年高德邵者爲族長仍給以夏楚嗣後有不



孝不弟不忠不信越禮悖義寡廉鮮恥以及妄造  
非言有關風化等事族長率闔族告之於廟竟行  
責治以端家教以培風化其有素性醇謹者改過  
自新者怙惡不悛仍各以其類不時申報以別彰  
瘝行之既久則戶有親遜之風自邑無涼薄之習  
庶治返淳厚躋今於古不難矣其共凜之以無負  
諄諄勸勉之心可也

故 一曰孝天經地義著於孝經本本水源垂諸古訓

朝廷之化天下司牧之教一門未有不以孝爲先者  
賢智之士好高騖遠反致門內多慙頽愚之氓  
故蹈常每嘆子職有忝丕知隨分可以盡職凡人  
皆可事親富貴者顯親揚名三牲五鼎固謂之孝  
貧賤者菽水承歡婉容綸色亦謂之孝勿作非爲  
而貽父母憂勿致驕傲而拂父母意余欲正四方  
之俗先敦百行之原願與父老子弟各相勸勉閭  
里鄉黨咸篤庭闈竊慕仇覽之化陳元敢效林宗  
之薦季偉



二曰弟自古示誠首重友恭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故推梨讓棗愛已篤於髫齡灼艾分荆敬無分於  
貴賤逮至後世或以析產而操戈或以婦言而分  
箸小傷同室大罹公庭抑知少小共爲飲食長大  
各私錢財兄弟和好外人不敢欺凌手足傷殘讒  
言易爲搖惑語云籬牢犬不入物腐蠹始生旣傷  
同氣之情復乖宗族之誼此秉鐸者所不禁憫於  
心而軫於念也凡人疾痛必呼父母行動必需手  
足豈可以小嫌而傷父母之心微讒而戕手足之  
衛乎汝南薛苞之友愛胡不師焉潁川陳寔之義  
方是可學也

三曰忠篤忱不貳臣子固本純忠以事君矢志無  
移草野亦有愚忠以報上故曾子曰以之省身而  
孟氏恒切於反己念念皆本篤厚事事務絕澆漓  
或讀書明理固望重儒林卽耕田謀生亦推崇鄉  
黨肫誠可以創守敦篤堪以貽謀家道由此興隆  
子孫由此昌大自夫人心不古真實日漓或貌是  
而心非或朝誠而夕僞凡士農不能卒業工賈鮮



克有終皆由不忠之一念致之也要必樹德如滋  
勿以微善而或怠去惡務盡勿以小過而自欺是  
以革薄貴審其所從夏后必崇此以為尚

四曰信革面不若革心期於無虞無詐畏威何如  
畏志要在勿二勿三是以信屬五常之一固天地  
不易之經綸總萬事之綱實古今不刊之樞紐一  
心惟期誠懇每事必去浮誇語言皆屬有據據作  
不致無恒苟家道豐盈可以保守不失即經營朝  
夕亦可溫飽常有願為拘謹無為虛浮竊慮世人

或逞私智而行謫詐或誤匪爨而結誓盟小而  
齒親朋大則貽憂鄉曲故聖賢之訓童蒙即繼信  
於孝弟之後國家之垂鑒戒必立信於賞罰之先  
五日禮經曲之設所以束百代之心思節文攸宜  
乃可正四方之風俗故上自家國天下下逮里巷  
閨門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一舉動而必循理一出  
言而不越理則親疎已定不致逆施是非已明不  
致顛倒豐儉準諸時宜婚喪咸有節制負未可  
橫經自卑且以尊人在淑慎持躬者固免踰閑而



蕩檢跡弛自放者務期節性而防淫謹小慎微家  
喻戶曉雖太傅之治不敢上擬夫千秋而德星之  
祥庶可復聚於百里

六曰義民俗之薄始於利已而害人世道之微成  
於殘忍而忮刻或富貴日擁巷無慷慨好施之風  
或貧賤難甘里鮮澹泊寡營之士或慕聲色而變  
節或耽貨賄而敗名要皆不明於義之故也明於  
義則道路遺金不動妄取之念饑寒迫體不起非  
爲之心得志而不矜驕失意而不卑委流離者

惟顛沛者加以扶持夫義之精者在人心道  
之防而粗者即在相友相助之際故丹書一訓  
既因敬而及義孟子七篇多本義以行仁

七曰廉志士不飲貪泉之水君子必凜一介之防  
處世峻則辭受務衷之聖賢律已嚴則取與必揆  
諸道義倘貪婪性成闖媚習熾行固玷於名教卽  
白日矯節昏暮乞憐害更中乎人心惟儉可以養  
廉惟廉可以制行用度不事過侈淡薄可以自甘  
清介不屑營求貧賤亦皆推重安分守已不取非



道之錢財隨時度日不圖非義之貨利二三自好之士欲飭廉隅先端持守勿因偶而改操須防微而杜漸故遵聖人之教獨士樹節於當年聞伯夷之風頑夫可與乎百世

八曰恥四端之良必致謹於羞惡一念之發卽判乎人禽故恥之於人所關尤大出乎芳卽入乎穢士女於此別貞淫貶乎已卽狗彘人正曲由是分畛域况一身蒙垢清議未必爾寬倘白晝貽羞幽獨何堪自問衾影不能無愧人世遂以多慚立身

行已恥身居於下流安分盡職恥心馳於外驚無含羞之事正大可以對鬼神無忍恥之心端方可以告妻子是以賢如伯玉尙格既往之非聖至成湯猶銘自新之訓誰無天良尙期共省



丈石崖冬稷序

王珏

修稷春事也西京雜記所載暨王右軍蘭亭敘多於三月上巳若百子池邊盥濯食蓬餌則正月上辰者異矣至於馬融西第頌劉禎魯都賦所稱如西北戌亥元石承輸又如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板穰國子水嬉蓋不獨春爲然而秋亦然事未聞修稷於冬者也癸卯歲時和年豐四境寧謐又訟事稀少乃十月三日有溫先生招遊雲莊遂訪紅葉是日也天晴無風黃花白雲之間籍草聯飲



錢升階曰盍觀丈石崖乎奇峯疊陣恠石盤互有  
碧潭龍霧沙洲雁雲到袁中郎醉書大字處日華  
西照霞光璀璨古樹倒影歷亂壁紋水搖藻荇波  
動崖耳視金華泉猶襟帶也轉岸東尋於竹之園  
麥種蒜秧之近於溪者浮翠環區彌望皆是雖冬  
之十月亦何異於春二三月秋八九月時哉於是  
同李孝廉諸君子曲水流觴賦詩紀事作文石崖  
冬稷序

楊翟馮氏先塋之碑

遊孟類

聖天子卽位載考禮典加恩人臣銀青榮祿大夫徽政  
使章慶使殊祥使領甄用監提調羣牧監事大同  
等處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賜金虎符馮公識烈門  
於官爲第一封贈三代宗祖俱封贈中奉大夫叅  
知政事護軍追封始平郡侯妣崔氏始平郡夫人  
祖諱德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始平  
郡公妣曹氏始平郡夫人父諱世昌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母盧氏封梁國夫人



馮氏墓在河南陽翟平章公居京師卒葬汴城西  
四十里漆園於是有漆園之墓嘗有旨立碑墓道  
翰林學士承旨劉敏中爲文孟頫書丹然曾祖祖  
父皆顯有封爵爲公爲侯而陽翟墓碑未樹徽政  
屬孟頫爲文將以昭

聖天子厚恩且示子孫使知馮氏本出陽翟世世不忘  
孟頫采劉公敏中所爲文得其行事本末而敘之  
馮氏陽翟人莫詳其所自出睿宗破河南叅政公  
率其族自附因舉族遷和林公有智畧而好義

宗時有以童男女七戶爲伶獻之者後爲有力者  
奴之公言之宰相奪而民之和林饑散米千石所  
全活甚衆中統初世祖以和林艱食詔民籍和林  
者聽其所之於是公復歸河南貸人金甚多將行  
悉焚其券屢施財天長萬壽宮令道士醮天以從  
天折於兵荒者歸河南三十年而卒壽九十有九  
叅政公四子長爲右丞公右丞公有德事父母以  
才聞卒壽八十有三右丞公二子長爲平章公平  
章公初以忠力宿衛和林主憲宗宮中庫藏皇姪



玉龍達識嘗遣至京師求歲賜宗王世烈吉叛道塞不得歸因留京師時近侍撒里蠻方貴幸世祖命公爲之屬世祖幸上都次雞鳴山皇姪孫撒里蠻言憲宗屬戶多散匿乞以買奴長之買奴則平章之小字也於是卽拜總管卒壽四十有八平章公四子長曰欽察襲總管卒配完澤氏一子普蘭溪朝烈大夫襲總管配丁氏□□□八赤黑遷同知度支院陝西省叅知政事都護左大都護江西省右丞累官資德大夫配夫人養兀魯氏次則

政也初世祖以皇姪班都魯賜今皇太后是徽政職事守邸掌財用出入從駕幸懷州授王府傳駕還預平內難武宗時以功擢甄用監卿徽政使聖天子加前所兼職夫人弘吉剌氏卒繼以夫人之妹封梁國夫人三女端童靈保朮出倫次日紐鄰朝請大夫工部侍郎配王氏李氏卒繼常氏二子慶安常安一女只里香真右丞公二子□□□配王氏世安一子配盧氏二女配童賽賽貫配蒲察氏一女宜真一子松壽叅政公次二子曰仁配陶氏



一子世隆配王氏世隆子贊配王氏仁弟曰義配杜氏三女義弟若訥配孫氏一子茂才承直郎汴梁等處管民副總管配劉氏一子均配李氏一女自叅政公時四子皆從歸河南諸孫卒者皆葬陽翟唯平章公居京師卒葬漆園是爲馮氏別祖余爲史官嘗觀古姓氏馮亭爲韓上黨守亭後有馮母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其在趙者爲官師將唐卽官師子也子孫傳世嘗有聞人宋馮守信馮元馮京皆居河南墳墓亦宜在河南然今無存者叅政公脫身兵間而孜孜好施樂善不倦父子皆享上壽今其子孫榮顯於時三世皆受封爵蓋由積德而致然歟何其盛哉銘曰惟叅政公德爲長者孜孜好施惠及鰥寡始居河南遭時亂離篋食壺漿以迎王師乃從王師遷於和林居三十年復歸河南壽登期頤澤及宰樹維公維侯是子是父至於梁公益受慶祉四子皆貴表表愈偉祖有積德貽福子孫孫知報本繁祖是尊包跌滴首式揚天休以告爾後



密縣志敘

李芝蘭

余之密閱三載拊念彫殘殫精生聚朝夕飲水毋  
敢逸豫憶入境之始蒿萊滿目而茲且田塍畢如  
矣洎蒞城受事瓦礫紛披而茲且室廬繡錯矣及  
循覽古蹟歲時禋祀奔走榛莽之間顧瞻狐兔之  
蹤而茲且輪奐丹堊次第興復矣雖民社之責百  
不塞一然迴視箴仕初心庶幾無大隕越豈區區  
譏劣是爲亦得之賢士大夫之指提故老遺文之  
考稽者多也卽或於地方利病之原風俗淳澆之



故民情誠僞之端間有疑隙輒取縣志而繙閱之  
孜孜焉覈故實鏡疑縻問塗於已經師智於老馬  
以徵示竊取憲章之意第密之志成於成化甲辰  
之歲修於萬曆癸酉江陵蕭公及崇禎甲戌河朔  
董公聞之先志多刪未存不無掛漏之嫌而後志  
未及甲戌以來之事又不勝缺畧之歎矧際

國朝鼎盛諸務維新國史郡乘均屬鉅典而

簡命嚴於日星典制視若弁髦其謂之何公事之餘  
因與紹之韓孝廉鑑空張明經議修密志爰與

實博諮輿論芟蕪存真輶文崇質鉛槧劫毖閱兩  
月而告竣兩君子洎諸士民咸謂密蕞爾一隅文  
獻寥寥茲者舉要綜凡勒成盛典詳而靡蔓信而  
不誣匪啻昭往詢足詔來已余曰唯唯否否天下  
事有成於偶然而隳於必然得之脫畧而失之明  
備者密固善地也僻處萬山之中簡絕四應之煩  
在昔戶口鱗集建置櫛比風氣醇良人文炳蔚令  
茲土者得以優游簿書從容臥理若兩公之以暇  
日葺志尙未釋明備之憾浸假至今日再經改革



屢際兵燹戶口建置風氣人文視先年未及十伯  
之一余不佞數年濫竽瞿瞿汲汲心神之所彫削  
教令之所敷宣期以追於罪戾如今者修志之役  
集思廣益據事直書亦惟矢不得不然之慮以覲  
免脫落之失而諸君子亟稱之未足昭王安所詔  
來抑信而不誣則可謂云爾而已矣頓忘鄙陋聊  
撫梗概如此

重修密縣志

韓繼文

大丈夫志在四方得廣土衆民而理之豈不欲聲  
實流於天壤功化炳若日星樹不朽之業於奕世  
哉顧方蒞位時此心先有注厝德業文章惟所欲  
爲而不自闕惜迨繼以遷擢去後先不相沿襲耳  
目不及覩聞而君子開世前民之心始愜於是乎  
有志焉以寄之志也者非志其山川土田文獻名  
物已也蓋志其疆理采爲推德宜民之術而寄其  
立德功言之心於無窮也密故有志匪有志也其



之市有異言一卷之書有異意勢將以爲上之人  
循故事而修之下之人相與循故事而成之書則  
其例也般則其數也不叔孫禮則訖然書矣國典  
伊何況乎其屬乃諸有位也若夫玉余洲謂西京  
以還城闕土物之名多不雅馴子長不絕也其書  
絕矣此以國書組織青麀之場豈詭於志治之大  
較哉予於賈老公祖有夙昔誼且相知深而服之  
篤是舉也誠有見於致治清濁之源矣若李侯者  
其亦真能體憲志以爲治而並以著於志治之  
也與如堂去陽城不百里夙昔接治非一昕夕艸  
艸弁言非徒飾制將以備後之覽志而深思夫所  
以志者之非偶也



列之輿地一統者既束於一隅而不及詳載之本  
縣舊史者又經兵火殘毀之餘且於甲戌以後之  
事闕焉雖謂之無志也亦可我賢侯李公才兼三  
長政成四載其循績悉載豐碑茲不暇縷贅第於  
其最且異者修廢舉墜不煩民力而仰符

帝鑒如鼎文廟而瑞芝產於棟間創建石橋而欄楯  
得之禱應殊德崇功洵足不朽而猶未已也因念  
風土民俗利弊因革之源經畫調停之故匪志莫  
存汲汲乎圖修密志諫及芻蕘諮諏探討闡釋

證起品九京摩踪斷碣靡蕪靡誣務斯務真遂使  
百里提封盡一披閱飭如繩獲煥如丹青斌斌乎  
其大備矣無論晦冥凡傑莫不灼然有所考鏡而  
灼然有所觀感公之造於密顧不偉歟昔人有言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今自之志固公經  
世之文不朽之言也其與德與功誠可並而爲三  
已公其可譜也哉



密縣志敘

傅景星

成周而降迄梁宋諸君遑遑都汴洛間則中原者  
古今之都會天下之扼要也讀書家類能言之然  
言之非難治之爲難蓋一治而無所不  
治之爲難故未治則有治畧旣治則有治書志也  
者其一治而無所不治之書歟譚治於今日攬治  
之勢者在

聖天子告治之成者在節度大臣但中原之地衝故其  
受亂也重亂平而待理者衆故其受治也亦綦重



秣馬雜戎車之律金籌筭錯齒之司風物殷涼人  
文煙處撫茲土者不啻目送飛鴻手揮絲桐耳接  
繁響口辨雜陳必出以肆應使百爲並進斯有以  
底於成志之舉也豈偶然哉惟我賈老公祖以夔  
龍稷益之班鼓雷雲風雨之才爰

天子命出撫兩河兵者息之農者稔之錢穀禮樂俗之  
開之雖汾陽治軍武侯治蜀何以加焉是以重視  
志典不以爲後起之事俾刻期告成勒爲鉅典將  
版如對天府吏如在鏡中誠有見乎其大也而

羣守令率無不延搜詳註祈稱上旨而予得先覽  
密志蓋於月窟李侯無間然云或謂季扎觀周日  
節而下無譏焉微之也微則無徵然密無徵於志  
而取徵於密之邦君體憲志以爲治而因以見於  
志治之書何也名從同義從實爾故侯之志治地  
也有封禱之畫一焉志治官也有大夫修職之上  
理焉志人物藝文也有湘東金班之遺史陳風詩  
之體焉疏以通文而不鼎譬工師操墨以中處則  
環趨而執事者咸斧斤刀鋸之劃然也否則一開



密縣志序

李鵬鳴

戊戌春撫臺賈老大人檄兩河守令各開局修志  
且諭以延攬名實雅馴合史俾脫藁而上之總裁  
而勒其成蓋不啻三致意焉頌者謂手闢蠶叢典  
昭文憲盛矣不佞承風下邑佩服憲旨獨謂得古  
大臣謀國之體焉何也蕭鄩侯之初入咸陽也先  
趨收圖書曹魯公下江南其捷帆而迴也亦惟載  
圖籍數千卷豈非謂郡邑隸土之版卽守土者之  
所按而理哉撫臺之三致意也何異事而同揆也



雖然不佞茲有慙焉蓋志者誌也誌所隸也司書也輿幅之荒闕輸賦之盈縮與夫風俗人文之淳漓盛衰皆隸也皆司也即皆有所書也發冊而考吏治較然不欺但運會攸殊治象載異使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將如之何而可自解免乎或曰山民樸密同處環山中樸也故卓太傅以寬大治之迄數月而教化大行其殆似而幾歟不佞承乏茲密日半星終兢兢乎恐自隕越而俗移功立概然未之見焉何難易之懸也用是夙遵憲式搜

文斷竹於丘墟藜莽之曠類然辨稽而詳焉彙帙而分焉諸凡隸地治者司如書隸官治者司如書隸人物藝文者司如書豈敢為雕蟲篆刻抗直於董狐竊麗於倚相說鈴於龍門扶風也哉抑將以上答撫臺之令下旌不佞之過且使今之視昔並不匿於後之視今云爾



